

会跳舞的猪

□ 蒋建伟

作家简介

蒋建伟, 1974 年出生, 河南项城人, 现居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年关》《水墨的麦浪》, 歌词《大地麦浪》《水灵灵的洞庭湖》《黑土颂》《啊, 柳青先生》《中国粮》等。其中, 歌词《水灵灵的洞庭湖》曾获得湖南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群星奖”等奖项。



黄昏四散了, 留着大背头的猪进圈了, 一路大模大样地尿着屙着, 一直到它们住的圈门口, 突然站住了, 好像一个大队干部。它们真讲卫生啊!

猪怕黑, 一沾猪窝就睡死了, 怎么踢, 它都不醒。牛、驴和羊可不像猪那么笨, 稍稍一有动静, 就“哏哏哏”“嗯啊嗯啊”“咩咩咩”地叫, 而且这叫声也传染, 乱七八糟地瞎叫, 叫到后来没了动静, 才不叫, 烦得很。倘若遇见小偷, 猪可以轻易得手, 牛、驴和羊却要费一番脑筋, 比如给牛、驴、羊戴上笼头吧, 它们的大小不一, 又找不到那么合适的笼头; 给这些家伙戴上口罩吧, 那样代价又太高, 怎么办? 小偷们大多会拿一个麻袋蒙住牛和驴的头, 一个人在前头牵着绳子, 一个人用荆条偶尔打几下它们的屁股, 慌里慌张朝外面走。羊就方便多了, 他们把羊装进麻袋, 系上, 扛回去, 至于后边的死活, 只要杀了能卖钱就行。不管怎么说, 猪和牛驴羊都是老百姓家的小“银行”, 谁家有了小“银行”, 吃喝拉撒都不愁了。小偷很缺德, 一下子就断了人家的财路, 你越骂他, 他越厉害, 接二连三地瞄上了你, 你就该倒八辈子霉了。

爹怕倒霉, 所以啥都不养, 省得被小偷惦记, 坚持到最后, 穷得乱脾气, 一分钱都没有, 连小偷都闻见我们家的臊味儿, 算是穷到底了。这种时候, 娘就开始嘟囔爹了。

最初, 爹像猪一样忍气吞声, 可时间一长, 爹那麦秸火脾气就上来了, 爹说娘, 你有本事你就养! 但是有一条: 只养猪, 不养羊! 娘问, 因为啥? 羊最好养, 你为啥反对? 爹说, 羊脾气! 羊还不知道赖, 整天就会耍流氓! 娘问, 它是羊, 不是人, 碍你啥事? 爹说, 羊耍流氓就要耍, 但是它还不讲辈分, 乱耍! 看着别扭。一席话, 打灭了娘的积极性, 因为连我们知道, 羊最躁了, 哪怕你把它杀了煮了吃了, 那味儿, 还是躁, 不骗你, 真躁!

猪是项城猪, 三四斤重, 长毛, 尖嘴, 短腿, 蛇尾巴, 走路时大肚皮贴着地, 一看, 就知道是个短不粗, 长不大。爹猜娘又是在图便宜, 便宜没好货, 好货不便宜, 想说娘几句, 又怕娘再嘟囔他,

嘴动了几下, 还是把话吃进了肚里。娘说, 你别看这猪娃子小, 它可是个娘们呢, 以后呀, 咱们家要啥有啥! 我问, 它会屙砖头吗? 赶明儿砖头多了, 咱们家盖大瓦房。娘说, 会屙会屙。二姐说, 会屙尿还差不多, 娘, 你骗谁啊? 娘正正经经地说, 小傻瓜, 它真会屙砖头。我说, 就算你说的对, 那砖头也是臭的! 爹哈哈大笑说, 臭怕啥? 你们又不吃砖头, 怕啥?

其实, 猪很不讲干净腌臢, 见啥都想吃, 剩馒头子, 剩红薯, 剩面条汤, 剩糊涂汤, 掺上麦麸子细糠面, 一盆连着一盆, 嘴一分钟都不闲着, 吃了睡, 睡了吃, 啥事不干, 比我们得劲儿多了。娘起先做饭不剩下, 但自从有了猪, 娘顿顿都有剩饭, 而且有一句口头语: “吃不完倒盆里!” 我们都气, 心想猪咋恁金贵哩, 顿顿都得给它留饭, 不留! 一个比一个盛得多, 一个比一个装成是大饭量, 事实上谁的饭量都不大, 顿顿都依旧吃不了倒了喂猪。猪呢, 盆里有多少吃多少, 有时候吃腻了, 就围着娘哼哼唧唧要好吃的, 也就是汤里再多一点点实质性的内容, 娘像小时候对待我们一样, 温柔地踢了猪几下, 说, 这孩子, 咋恁挑呢! 我们也跟着娘乱踢, 也纷纷学做娘的声音说, 噢, 这孩子呀……

一天, 我和一个小孩打架, 没打过他, 我就学做娘的声音对他说: “噢, 这孩子呀……” 惹得周围的大人小孩哈哈大笑, 因为他们都知道, 我的口气像是在骂我们家的猪, 我在指桑骂槐呢。

好像春天刮风一样, 猪也迎着春风往上长, 一眨眼, 身子由原来的一尺长, 扩大到三尺三, 没有多少肉, 最先, 凸显出一副骨头架。娘说, 这咋办? 爹说, 继续喂, 它跟咱孩子一样, 先长骨头后长肉! 果然是这个理, 猪长到三尺半的时候, 就不横着长了, 开始竖着长, 像小孩偷偷吹一只避孕套似的, “噗”, 就大了。大了的猪发福了, 教授脸, 将军步, 茄子嘴, 啤酒肚, 一晃三哼哼, 六七十斤, 扭着扭, 好像农村刚刚怀孕的小媳妇, 老怕闪了腰, 娇气得很, 跟我一样。所以, 他们干脆给猪换了个名字, 叫“建伟家的猪”, 我很生气, 一听见谁叫这名字, 就像叫我的外号一样难听, 就跟谁打架, 碰上打不过人家的, 只好没招, 发展到后来, “建伟家的猪”就叫开了, 不管他见没见过我们家的猪, 反正, 半个村子的人就知道了。

黄昏的一束束光线, 在半春半夏之间弥漫, 和着大地上正在灌浆的麦穗香气, 四下纠缠在一起。这当儿, 我们两手泥巴, 薅完草, 从田野里钻出了脑袋, 个个像喝醉酒似的。刚刚走到村东头, 一个小孩迎面截住我们喊, “建伟家的猪”跳舞了! “建伟家的猪”跳舞了!

猪怎么会跳舞?

我们跟随嘻嘻哈哈的人群, 来到一户破窑子院里, 看见了一头围堵在院子里的猪, 正急得团团转, 像困在河对岸上蹲下跳想过河的狗似的。它, 不正是我们家的猪吗? 我看见了猪, 那个亲切啊!

可是此刻, 猪没有看见我们, 猪正跳在兴头上呢! 项城猪都是小胖子, 没胳膊没腿, 没脖子没腰, 粗细都是一体化。它也是个胖子, 每一次举止都是硬邦邦的, 恶狠狠的, 像是在跟空气打架, 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又像是缺牙老汉在吹灯, 不是往前跑, 就是往后冲, 而灯, 死活就是吹不灭。我往前面挤了挤, 找了最佳位置, 像平常看电影一样站在第2排, 大气不敢出, 拼命看。猪沉浸自己的激情中, 脸色绯红, 舞步高亢, 走倒“S”型步, 正“H”字步, 循环“P”字步, 节奏是快三或者快四, 大致是: “xxx, 0x, 0x0x0xx, xxx0, xxx0, 0000xxxx, 0x0x0x0x, xxxxxxxx……”我想, “0”应该是扭屁股, “x”应该代表一次蹦跳, 忘情之间, 举手投足之间, 都隐隐投出一种乡下娘们的狂野, 一种豪放, 一种解放了的火辣辣。可是看的时间一长, 再津津有味的东西也会看腻的, 何况是看我们家的猪跳舞? 果然, 第一排的小孩开始回头张望, 四下张望, 显然, 也发现了我。发现了也就发现了呗, 有好事的还乱叫, 噢, 蒋建伟! 建伟来了! 还有人对着猪大喊, 建伟家的猪, 建伟来了! 或者干脆齐声喊道, 建伟家的猪! 快跳! 快跳!

只一声, 猪就醒了, 就软了, 只会哼哼了, 猪又变回我们家的猪了。

爹摸黑路, 从南蒋庄请来了兽医蒋可夫, 想请他给猪看看病, 看看我们家的猪得没得神经病? 蒋可夫看看猪的耳朵, 看看猪的牙口, 没有说话, 接着, 又去看猪身子底下两排奶头的颜色, 立马感觉有戏, 慌忙去看屁股沟的颜色, 眉毛立马笑开了。爹问蒋可夫为什么笑, 蒋可夫没有回答, 只是拿眼神点点猪的屁股沟, 点点窗棂上的那盏煤油灯。爹端起煤油灯, 凑近猪的屁股沟仔细看了看, 开始没有看明白, 可眨眼之间, 爹“扑哧”一下笑了, 是那种憨憨傻傻的傻笑。娘在一边早心急火燎了, 急得差一点都要哭了, 慌忙问爹, 猪都已经这样了, 你还有闲心笑? 爹懒得回答娘, 就把手中得煤油灯递给娘, 让娘自己看, 娘呢, 就着灯光直棱棱地看, 看了没有两眼, 娘笑得比爹更加厉害了。我们一群小孩越来越糊涂了, 本来给猪看病呢, 怎么一个个笑得好像没事似的? 我们家的猪是不是快完蛋了? 我慌忙问娘, 猪到底跳的什么舞? 二姐也抢着问, 到底是迪斯科, 还是大秧歌? 娘白了我们一眼, 说小孩子家, 少问那么多! 然后, 娘好像事先和爹、蒋可夫商量好似的, 谁也不回答我们的问题, 非常自私地拉开了家常。

临走了, 蒋可夫跟爹说, 这两天别忘了, 找小石营的膀儿。

爹说, 好。

我悄悄问二姐, 膀儿是谁? 二姐说, 不知道。大姐夺过来问题说, 膀儿是个赶郎猪的。我问, 赶郎猪的是干啥的? 大姐说, 郎就是“新郎”, 郎猪就是指猪是个男的, 需要天天结婚的新郎呗。我问, 你那是说郎猪, 我是问什么叫赶郎猪的? 大姐说, 笨蛋, 就是那种天天牵着郎猪找母猪的人啊! 我还是不明白, 还想问, 娘瞪了我一眼, 说, 小孩子家, 瞎打听啥? 一边去!

娘扭头问蒋可夫, 找一趟膀儿得多少钱?

蒋可夫说, 去年是五毛钱一趟, 今年应该不会涨价吧?

娘说, 那么贵!

蒋可夫说, 噢, 俺奶奶呀, 你别小看你找这一趟, 我告诉你吧俺奶奶, 不出三四个月, 你们家的猪就能生一窝小猪娃子, 一个猪娃子简直就是一座小金山、小银行啊! 你想想, 哪头划算?

娘没有说话, 脸上笑得屁儿几的。

爹跟蒋可夫说, 我说可夫, 吸一颗烟再走吧?

蒋可夫摇摇头说, 不了, 我还得上蒋寨村西头给小鸡打针! 记住, 明天别忘了找膀儿!

爹说, 好。

娘说, 好。

我们乱七八糟地说, 好好好。

也不知道, 蒋可夫什么时候已经走远了。

后来的后来, 某个晚上, 我和家人看到电视里一段街舞。我盯着电视机“嘿嘿嘿嘿”笑喷了, 不论谁问我, 这个小秘密呀, 打死我都不说。

